

資治通鑑補正

齊民要術

資治通鑑補正卷一百七十八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新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隋紀二起開皇十二年
盡開皇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

士開皇十二年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為內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 國子博士何妥與尚書右僕射即公蘇威爭

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為太子通事舍人少敏辯有盛名士大夫多附之及議樂變與妥各有所持詔百僚署其所

同百僚以威故同變者什八九妥悲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禮待坐於先生席間函丈何妥周武帝時已為太學博士故云然反為昨暮兒之所

屈邪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宏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為朋黨吏部侍郎考功侍郎皆屬吏部尚書

尚書左右丞分司管轄隋制尚書二十四曹侍郎獨吏部侍郎即左右丞之上吏部侍郎正四品左右丞從四品省中呼宏為世子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

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罔冒為官等數事上命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承之事頗有狀上天怒秋七月乙

巳威坐免官爵以開府儀同三司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初周室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

部與薛道衡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威好立條章然

頗傷苛碎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

部侍郎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基之子也郎基見一百六十五年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

請加嚴刑隋志縣置令丞尉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

不絕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禮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 己巳上享太廟 壬申晦日有食之 帝以

天下用律者多踏駁

踏非也駁錯也

罪同論異八月甲戌制諸州死罪不得輒決悉移大理案覆事盡然後上省奏裁

冬十月壬午上享太廟十一月辛亥祀南郊時有人告大都督酈紹非毀朝廷者帝大怒將斬之工部尚書長孫平

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願陛下宏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不堪作

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酈紹之言不應聞秦陛下誅之有虧聖德帝乃赦紹因赦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

己未新義公韓擒虎卒擒虎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偉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及將卒

其鄰母見擒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驚忽驚走至擒虎

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虎子弟欲捷之擒虎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

因寢疾數日而卒十二月乙酉以內史令楊素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穎專掌朝政素性疏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

內頗推高穎故牛宏厚接辭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穎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

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穎遠矣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僕射弼仍

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穎楊素為宰相汝每冒言曰此二

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穎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竝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

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何用

追論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數日

低降意也回轉心也

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已

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後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

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亦當一發破的及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有司上言府藏皆滿

無所容積於廊廡帝曰朕既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入者常多於出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

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

漢官有中藏令晉有中藏左右藏令隋初有右藏黃藏令至是始闢左藏院

詔曰甯積於人無藏府庫河止河東今年

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田出租丁出調詳見前兵受田計畝為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

人眾京輔謂關內三河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 尚書左僕

射高頴欲定考課法秦州總管錄事參軍房彥謙謂頴曰考課之法蓋欲進賢退不肖也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

諸州考校受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詔巧臣翻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替亂曾經驅使者多以蒙

識獲成未思臺省者皆為不知被退四方縣遠難可詳悉惟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眾

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願公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賢賢能辭氣侃

然觀者屬目頴為之動容深見嗟賞參謙法壽之元孫也

癸卯開皇十三年春正月壬子上祀感生帝隋以火德王以赤帝赤熒怒為感生帝 壬戌行幸岐州 二月丙子詔營仁壽宮於岐州

之北肅官在岐使楊素監之素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隋志東萊郡舊置光州開皇五年更名萊州隋制未除授正官而領其務者為檢校

官記室封德彝為土木監土不監掌土木之事以營於營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

多死疲頓顛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 己卯立皇孫暕為豫章王暕廣之子也 丁亥

上至自岐州 丁酉制私家不得藏緯候圖識 秋七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是歲上命禮部尚書牛宏等議明堂

制度宇文愷獻明堂木樣上命有司規度安業里地將立之而諸儒異議久之不決乃罷之隋志宇文愷依月令文

五房四達大尺規矩皆有準憑帝異之命有司於安業里為規兆蓋在長安城南郭內也既以異議罷至大業中閭

復奏明堂議及木樣其議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

矩蒼曰靈府注曰唐虞之天府夏之世至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

氏世室室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則明堂博十七

步半也臣按三王之世夏最為近古從質尚文脩禮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

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足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猶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

同山東禮本加二七之字何得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嘗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秦

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
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註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
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云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
圖下方外水曰辟雍赤綴白綴辟雍堂高三尺東西九尺南北七尺筵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
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北門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九
廊孔氏註曰重元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案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位不
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圖稱二
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圖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圖稱二
變數七十二階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象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宮之
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上階三法等法八統通天臺徑九尺象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宮之
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垣高無敵日之照階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員
法陽也水潤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漢武帝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
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垣環高二丈四尺禮圖曰
建武三十年作明堂上圖下方上圖法天下方法地三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戶八牖以茅蓋以瓦下
室有二戶二十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上階三法等法胡伯始注漢書云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下
階茅以存古制自晉以前未有蟬尾其內堂正壇高三尺上階三法等法胡伯始注漢書云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下
之義直殿遺九階之文非古殿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
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遠舛處多其室皆用壘累極成編陋末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
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暑數梁武帝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自古明堂圖推有二本
一是宗周劉熙阮護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緯傍求子史
研究眾說總擬今圖其深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
有五室上為圖觀觀有四門會遶東之役不果行

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

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其詩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
在空事寫丹青五酒恒無樂經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觀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
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昶欲與其
妻作亂政隋遣欽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修職貢頗為邊患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
厥微觀察之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案
欽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為恥
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晟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

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

考異曰突厥傳云沙鉢略干今從長孫晟傳

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

許婚突利乃譖公主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臣觀羅侯反覆無信直以與

玷厥有隙

羅侯間都藍玷厥達頭也

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

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乙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

使敵羅侯間以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

為隋破都藍樹立染干張本

牛宏使協律郎范陽祖孝孫等參定

雅樂

隋制太常有協律郎二人隋志涿郡涿縣舊置范陽郡開皇初郡廢孝孫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

志隋

南海郡含滙縣梁置陽山郡

布管飛仄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

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明宏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上猶記何妥之言注宏奏下不聽作旋宮但用黃鍾

一宮於是宏等復為奏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銷毀之以息異議宏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饗用一調

迎氣用五調

郊廟用一調止用黃鍾一宮迎氣用五調春用角夏用徵中央用宮秋用商冬用羽

舊工稍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

甲開皇十四年春三月樂成夏四月乙丑詔行新樂且曰民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互加禁約務存

其本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

其言卒驗寶常不知何許人其明於樂蓋天性也嘗與人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箝叩

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時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世所用至於天然不

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入妙然皆鄭聲惟寶常所為獨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

常然皆謂以為神寶常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

附錄仙傳拾遺云萬寶常當獨行於野遇一夕先所遇仙人復降其

家曰記得雲亭宮之會乎寶常慚然良久乃悟他日謂隣人曰吾偶自仙宮謫於人世今將去矣遂不知所之

五月辛酉京師地震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

唐六典工部尚書周之冬

官卿也漢五曹尚書其三

隋紀二

曰氏曹後漢以民曹兼主繕修工作鹽池園苑之事自晉宋齊梁陳皆宗廟則權置以為所在官司以官解錢物出起部尚書事畢省之後周依周官置大司空卿一人隋開皇二年始置工部尚書

舉與生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上從之六月丁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公廩曰毋得治生與民

爭利 秋七月乙未以郢公蘇威為納言 初張賓既行行張賓歷見一百七十六廣平劉孝孫隋志武安郡永平縣舊曰廣平

置廣平即仁壽冀州秀才劉焯信都郡立言其失賔方有寵於上劉暉附會之共短孝孫斥罷之後賔卒孝孫為掖

元年政平縣冀州東 縣丞隋志萊州東萊郡治掖縣委官入京上其事詔留直太史以它官入太史曹為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與觀來詣闕下伏而

慟哭執法拘而奏之帝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賔賔歷比校短長直太史勃海張胄元隋志勃海郡開皇六

年置與孝孫共短賔歷異論蜂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率皆無驗胄元

所刻前後妙中定也刻刻孝孫所刻驗亦過半於是上引孝孫胄元等親自勞徠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歷帝不憚又

罷之孝孫尋卒劉焯者生而岸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好學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

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數其根本窮其秘奧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

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 關中大旱民飢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

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殆將一晷八月辛未上帥民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

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冬閏十月

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叔陳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邳山侍飲賦詩

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他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

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瑱至日猶見啟在

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符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王司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齊州刺史盧廣隋志齊郡舊曰坐民飢開民糴而自糴之除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貴對詔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

齊州刺史盧廣隋志齊郡舊曰坐民飢開民糴而自糴之除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貴對詔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

遂不用皇太子為言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昫鄭譯盧賁柳義皇
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頹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
顧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昫謀大逆譯為巫蠱考異曰盧賁傳云昫為大逆於前譯為巫蠱於後按譯傳如
譯以開皇元年坐巫蠱廢昫以六年坐謀反誅賁傳誤也
賁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為難信非我棄之眾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
家十一月癸未有星孛於角亢 晉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牛宏創定儀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
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車駕東巡 上好機祥小數上儀同三司蕭吉上書曰甲寅
乙卯天地之合也今茲甲寅之年以辛酉朔旦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至尊本命夏至
陰始祀地之辰即皇后本命至尊德並乾之覆有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大悅賜物五百
段吉懿之孫也買外散騎侍郎王劭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鄧云乾鑿度云秦表戴干鄧元註云表者
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秦人之表戴干指示羣臣上
悅拜著作郎邵前後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眾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織緯摭佛經回易文字曲加誣飾擬皇隋
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勅集諸州朝集使盛牛焚香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
上益喜前後賞賜優洽

乙卯開皇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頓齊州庚午為壇於泰山柴燎祀天以歲旱謝愆咎禮如南郊又親祀青帝壇赦
天下 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 三月己未上至自東巡 仁壽宮成丁亥上

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
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惶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憂侯皇后至必有恩詔考異曰隋書北史皆曰宮成
上令高祖前視素稱頌傷綺

麗太極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門啟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煩費后以此理論上上乃解今從唐書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

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綰三千段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德彝曰至尊性儉故初

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也惟麗是好后心既悅帝慮必移所以知耳素嘆服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素負貴恃才多所陵侮唯賞重德義每引之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須據吾此坐屢薦於帝帝擢為內史舍人帝後又於歲暮晚日登仁壽宮周望原限見宮外烽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大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邪乃令灑酒宣赦以呪遣之自是乃息 夏四月己丑朔赦天下 六月戊子詔鑿底柱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 庚寅相州刺史豆盧通責綾文布命焚之於朝堂 秋七月納言蘇威坐從祠泰山不敬免職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戊寅上至

自仁壽宮

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為荊州總管世康洸之兄也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

康傳自禮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在開皇四年之前七年拜襄州刺史歷安州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不專在吏部也 常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

緒餘夙需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今老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聞更劇不見細書足病彌增非

可超走樣豈煩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孌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

戎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任桓山之悲倍深常戀 說苑云孔子與顏回聞哭回曰今日之哭者甚悲非徒哭死又哭生

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而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 者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桓山之鳥孔子曰何如曰桓山之鳥

也孔子使人問之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 因慟乞骸骨帝不許使鎮荊州世康為政簡靜百姓愛

悅合境無訟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楊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當時以為榮 十一月辛酉上幸溫湯乙

丑至自溫湯 驢山溫湯也程大昌曰皇堂石并從周宇文 十二月戊子赦盜邊糧一升已上皆斬仍籍沒其家

己丑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 唐虞以三年為一考 先是令孤熙為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

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上祠泰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熙為汴州刺史熙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

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僑人遂令歸本其有滯獄竝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為良政及是來朝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雜物為段純物為匹頒告天下熙整之子也

丙開皇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孫裕為平原王筠為安成王巖為安平王格為襄城王該為高陽王詔為建安王

娶為潁川王皆勇之子也 夏六月甲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并州大蝗 秋八月丙戌詔決死罪者三奏然後

行刑 冬十月己丑上幸長春宮隋志同州朝邑縣有長春宮十一月壬子還長安 黨項寇會州隋志文山驛後周置汶州開皇初改曰蜀州尋為會州

詔發隴西兵討降之 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

丁開皇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擊南甯夷平之初梁睿之克王諫也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二年西南夷僚莫

不歸附唯南甯州酋帥襲震恃遠不服睿上疏以為南甯州漢世牂牁之地戶口殷眾金寶富饒梁甯州刺史徐

文盛為湘東王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逞遠略土民震增遂竊據一方國家遂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

禮多虧貢賦不入乞因平蜀之衆略定南甯上以天下初定未許其後南甯夷襲震來降拜昆州刺史就其地置昆州既而

復叛乃以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至於南中蜻蛉川漢地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亮紀功碑唐史南詔王風述異築拓東城有諸葛亮石刻故在度西洱河按唐史太宗擊西蠻開蜻蛉弄棟為縣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州蠻其西與黃瓜葉榆西

洱河接西洱河即葉榆河也蘇軾曰南詔有西洱河即牂牁河也河形如月抱理故名之為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千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

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襲翫入朝將如詔許之襲翫陰有貳心不欲詣闕賂萬歲

以金寶萬歲於是擒翫而還為史萬歲得罪張本 庚寅上幸仁壽宮 桂州理帥李光任作亂帝遣上柱國王世積與前桂

州總管周法尚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發嶺北兵俱會尹州隋志鬱林郡梁置定州後改為南定州平陳改尹州世積所部遇瘴不能進頓

於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洞白石洞在今尋州南六十里法尚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者輒以妻子還之

居旬日降者數千人光仕衆潰而走追斬之時帝又遣員外散騎侍郎何稠募兵討光仕稠諭降其黨莫等承制

隋紀二

署首領為州縣官稠女之兄子也上以嶺南夷越數反以汴州刺史令狐熙為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

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宏思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

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先遣之為建城邑開設學

校華夷感化焉俚帥甯猛力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諭以恩信猛

力感詣府請謁不敢為非熙奏改安州為欽州隋志甯越郡梁置安州今改欽州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土事難克舉三月丙

辰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

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考異曰刑法志作晚宿必早字誤耳天下

慄慄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

死者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帝嘗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河東趙綽固

爭隋制九寺各置卿少卿各一人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

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曠上言大理官司太寬掌固蓋即漢之掌故唐省臺寺監皆有掌固因隋制也帝以曠為忠直遣每旦於五

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曠綽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拂衣入

閣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佗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制御掌固

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四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佗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

二金盃酒并孟賜之曠因免死徙廣州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

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

上曰大理其為朕持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宣嘗衣緋褱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法

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宣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甯殺臣不可殺辛宣至朝堂解衣當

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

禁行惡錢有一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也曰不關卿

事綽曰陛下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

木上復曰噉養者執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

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

同時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胄端之子也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劾武官衣劍之

不齊者帝曰爾為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作寺丞以課麥超遲晚類麥並也武庫令

以署庭荒蕪武庫令屬衛尉寺左右出使或受牧軍馬鞭鵲鸛帝察知立親臨斬之帝既喜怒不恆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

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鴻臚少卿陳延有隙嘗經營客館庭中有馬屎又眾僕於甌上糝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

糝蒲者皆杖殺之挫陳延幾死帝遣親衛大都督長安屈突通往隴西檢覆摩放隋氏置左右親衛左右勳衛左右

煬帝改大都督為校尉校尉都督為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

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十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曰千餘

人命帝感悟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論擢通為左武候將軍隋志左右武候掌

書夜巡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車駕出先驅後殿上柱國劉昶與帝有舊帝甚親之其子居士任使不遵法度數有罪上以昶故

每原之居士轉驕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反縛遂條上作標儼於是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

老奉養其薄女時寡居哀袒如此每歸甯於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脆及袒坐居十事下獄女知袒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奉持詣大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獻款嗚咽見者傷之及袒賜死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諭之女言父無罪生子以及於禍辭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吾聞哀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楊素牛宏等復薦張胃元歷術上令楊素與明歷術者數人立議六

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等與曹元等辯析暉杜口一無所答曹元通者五十四上乃拜曹元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參定新術至是曹元歷成夏四月戊寅詔頒新歷前造歷者劉暉四人並除名 秋七月

桂州人李世賢反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上不許顧右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乃以慶則為桂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 秦王俊幼仁如喜佛教嘗請為沙門不許及

為并州總管漸好奢侈違越制度盛治宮室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其上俊又好內其妻崔氏宏度之妹也性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丁亥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廢絕賜死於家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佗過但費官物營解

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上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平

漢王諒不許 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妻以宗女女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

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宏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晟說其帥眾南徙居度斤舊鎮度斤舊鎮蓋即都斤山突厥沙鉢略舊所居也錫資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

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荊州總管韋世康卒世康沈敏有器度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性孝友初以諸弟位竝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其

推父時田亡盡以與之世多其義 九月甲申上至自仁壽宮 何稠之自嶺南還也甯猛力請隨稠入朝稠見其

疾篤造欽州與之約曰八月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釋冬十月猛力病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

力來今竟亡安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猛力臨終果戒其子長真曰我與大

使約不可失信汝葬我畢宜即登路長真嗣為刺史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若信終夷乃至於此 魯公虞慶則

之討李世賢也以婦弟趙什住為隨府長史什住通於慶則愛安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上聞之禮賜甚薄

慶則怏怏不得志還至潭州臨桂嶺宋曰隋平陳改湘州為潭州杜佑曰取昭潭為名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

攻不可拔使什住馳詣京師奏事觀上顏色什住因告慶則謀反下有司案驗十二月壬子慶則坐死拜什住為柱

國 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

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

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有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

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

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 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

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戊關皇十八年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壽宮 高麗王元帥鉢鞞之眾萬餘寇遼西隋書鉢鞞在高麗之北凡有七種

伯咄部在東未之北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

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東未東南而黑水部尤為勁健即古之肅慎氏也遼西即治柳城隋置營州

總管營州總管韋冲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為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尚書左

僕射高穎為漢王長史周羅睺為水軍總管 廷州刺史獨孤陀隋志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延州有婢曰徐阿尼事貓鬼能使

之殺人云每殺人則死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會獨孤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貓鬼疾也隋書陀傳云徐阿尼事貓

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于者量也陀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陀因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居數日貓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陀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大理丞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貓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和而呼之曰貓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貓鬼已至由是其事具得實上以陀后之異母弟陀妻楊素異母妹由是意陀所為令高頴等雜治之具得其實上怒令以犢車載陀夫妻將賜死獨孤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陀若蠱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其命陀弟司勳侍郎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陀死除名為民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貓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至是詔誅被訟行貓鬼家夏四月辛亥詔畜貓鬼蠱毒厭魅野道之家隋書志江南諸郡往往畜蠱而宜春偏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蠱大者至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藏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它人則畜者自鍾其繁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者竝投於四裔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漢王諒軍出臨渝關臨渝關在柳城西四百八十里所謂盧龍之險也值水潦饒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真王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自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辛卯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一月癸未上祀南郊 十二月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 南甯夷蠻既復反先是蠻貊以金寶賂史萬歲蜀王秀知其受賂遣使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之於江索無所獲至是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責萬歲萬歲詆諆補註詆諆譖也上如命斬之高頴及左衛大將軍元曼等固請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房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為民 是歲河南八州大水

紀開皇十九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二月甲寅上幸仁壽宮 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

欲攻大同城唐志自夏州北度烏水行五百三十餘里過橫水又行百一十九里至安樂戍戍在河西橋東臨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古永濟州也詔以漢王諒為元帥尚書左僕射

高頴出朔州道隋志馬邑郡舊置朔州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靈武郡後魏置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度然

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蘭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於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隋志雁門郡靈邱縣後周置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

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

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

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眾自將突

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

特勒相辯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郁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

高頊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

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頊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

百餘里而還楊素出靈州道時疊州總管下邳魚俱羅以母憂去職素路逢俱羅遂奏與同行俱羅相表異人目有

重瞳身長八尺臂力絕世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及遇突厥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入左右往

返若飛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

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

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眾

號哭而去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為內史令宜陽公王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隋志河南郡宜

陽縣後魏置宜陽郡武成郡舊置涼州安定郡舊置涇州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孝諧配防桂州配防者配隸軍伍使之防守因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

相其責不道人答曰公當為國主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

希非用武之國世積坐誅拜孝諧上大將軍獨狐后性妒忌後官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沒宮中上於

隋紀二